

博览丛书·科幻系列

BOLAN CONGSHU
KEHUAN XILIE

杨建邺 主编

隐身人魔

YINSHEN RENMO

肖明 改编

8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前 言

(一)

近两年,我国读者,尤其是青少年读者,对科学幻想小说表现出超乎以前的兴趣、热爱。这是一个绝好的兆头!

科学幻想小说由于具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,历来都是世界上最受读者欢迎的读物。一位名叫D·弗里克的美国学者说:“科学幻想小说是美国拥有最多读者的文学体裁之一。”

这是有原因的,因为科学幻想小说最能启迪青少年读者的智慧,激发他们的想象力,引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。美国著名科学家和科学幻想小说作家阿西夫说得好,他说:“科幻小说对年轻人的智力发展是一种极好的、健康的食粮。”他还说:“有一点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,在年轻的时候爱读科幻小说的青少年,长大后比较有可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。我自己就是这样。”

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得更令人深

思,她说:“中国应当提倡科学幻想小说。我认为,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,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。”

为什么科学幻想小说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?原因是科学幻想小说最强调的是神奇得几乎不可思议的想象力。可以说:想象力是科幻小说的生命线。因此,科幻小说给予青少年读者的主要“粮食”是丰富的想象力,而不是在学校教育中强调的逻辑、知识。有了想象,就有了创造的翅膀。

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: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,因为知识是有限的,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。推动着进步,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。”

想象,是人类从必然飞向自由的翅膀!

青少年朋友们,努力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吧!

(二)

为了使青少年朋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领略世界科幻小说精品,我们编写了这套《科幻故事系列》。有几点我们应该向读者说明。

1. 我们对科幻小说的原著作了较大的删减、改动。删减的大部分是与科学幻想无关的静态描写和一些远离主题的故事,色情、凶杀情

节；改动的是一些涉及高深的科学知识（如“黑洞”、“白洞”、“质能关系”等）的部分，我们作了一些简要介绍，以使没有学习过这些内容的青少年读者易于接受。

2. 我们收集的科幻故事有 19 世纪的作品（如凡尔纳的作品）和最近十年来的作品。读者可以看到，凡尔纳的许多“幻想”已经是今天的现实。有了这种体会，那么当读者看到最近几年作品中的一些科学幻想，虽然那么不可思议，有些甚至明显违背了现在书本上的一些科学原理，想必不会立即“拒之门外”。今天的不可思议的幻想，谁敢说在几十上百年后不会成为新的现实？

3. 我们的新尝试是按不同国家分卷，只有一本是几个国家的综合本。这样分卷也许可以使读者领会到不同国家作者的风格、思路、写作特点。希望广大读者对这种分卷方法能够接受、喜爱。

目 录

前 言.....	(1)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	(1)
海底两万里	(24)
神秘岛.....	(47)
气球上的五星期	(76)
从地球到月球	(97)
隐身人魔	(117)
猿猴世界	(144)
冰 人	(168)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(法)儒勒·凡尔纳 原著

寻找格兰特船长

1864年7月26日,新游艇邓肯号正在苏格兰附近海面上试航,船主爱德华·格里那凡爵士和夫人海伦、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参加了这次航行。

在航行中,水手们捕到了一条大鲨鱼,从它的肚子里取出一个装有文件的酒瓶。

格里那凡爵士发现文件是一式三份,分别用英、法、德三种文字写成。可惜的是,由于海水的浸泡,好些字母已模糊不清,有的甚至消失了。

“上面写的是什么?”海伦急切地问道。

“让我们来试着把它弄清楚吧!”爵士说。

经过把三份文件加以补充对照,爵士大致了解到以下内容:1862年6月7日,格拉斯哥港的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,船长和两名水手在南纬37°11'的地方将此文件丢入海中,请求救援。

根据残存的字母‘goine’,爵士推测船长的

登陆地点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(Patagoine);从1862年的《商船日报》上查到,不列颠尼亚号是在5月30日离开秘鲁的卡亚俄后失踪的,船长是雄心勃勃的苏格兰人哈里·格兰特!

爵士仁慈而又慷慨,为了营救格兰特,不惜金钱和时间。一方面,他通过报纸通知格兰特的家属;另一方面,他亲自赴伦敦,向海军部报告情况。

几天之后,海伦夫人在她的客厅里接待了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玛丽和儿子罗伯尔。玛丽16岁,罗伯尔才12岁,他们的母亲早已去世,抚养他们的姑姑去年也死了,姐弟俩相依为命。

“尊敬的夫人,我父亲还活着?他一定活着,是吗?”玛丽急切地问。

“哦,上帝啊,我们也但愿能再见到他!”海伦夫人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

第二天一早,爵士从伦敦回到了府中。

“怎么样?怎么样了?”夫人急着问道。

“唉,”爵士叹了一口气,气愤地说,“那帮家伙一点同情心也没有,一口拒绝派船去救援。他们说什么线索不清,又有两年之久……看来,可怜的格兰特船长恐怕是没有希望了。”

“我的父亲,我可怜的父亲啊!”玛丽惨叫一声,跪到了爵士的膝前。

爵士吃了一惊,马上扶起玛丽。听完夫人

的介绍以后说：

“啊，对不起！小姐，我没有想到……”

“爱德华，”夫人忽然说，“命运把格兰特托付给我们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？”爵士问。

“亲爱的，天底下还有比拯救几个被国家遗弃的不幸的遇难者更高尚、更幸福的事吗？”夫人激动地说。

“我的海伦啊！”爵士叫起来，客厅里响起一片欢呼声。

兵分两路

8月25日凌晨3时，邓肯号一声长鸣，开航了！

除了爵士、夫人、少校、孟格尔船长以外，格兰特的儿女也参加了这次救援行动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爵士夫妇到甲板上去散步时，发现甲板上站着一个高大、干瘦、戴着近视眼镜的陌生人。那人自我介绍道：

“我是雅克·巴加内尔，巴黎地理学会的秘书。我同你们一样乘坐这艘苏格亚堤号去印度，我将到那里作地理考察……”

爵士读过巴加内尔的著作，不仅知道他是法国的一位知名学者，而且知道他也是一个粗

心大意出了名的人物。

“很高兴认识您。但这条船不是苏格亚堤号，而是邓肯号；它也不去印度，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航行。”爵士上前去同巴加内尔握了握手。

当巴加内尔先生明白过来时，他不禁大叫起来，后悔自己糊里糊涂地上错了船。

夫人把邓肯号远征的目的告诉了巴加内尔，并劝说道：

“请您将错就错吧！我们正需要您的帮助！”

谁又能拒绝这种合理的要求呢？于是，邓肯号上又添了一员干将。

9月25日，邓肯号已横渡了大西洋，进入了太平洋。孟格尔船长使船在南纬37°线附近沿南美洲西海岸航行着。远征者们仔细地沿岸寻找，希望发现格兰特船长或者不列颠尼亚号的遗物，但一无所获。

邓肯号在智利的塔卡瓦诺港暂时停下来。爵士上岸到英国领事馆询问有关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，他们一无所知；向沿海居民调查的结果也同样令人失望。

玛丽和罗伯尔万分沮丧，夫人也难以用合适的语言来安慰他们。

喜欢研究一切的巴加内尔重新审查了那份文件，并指出格兰特很可能已被印第安人掳入

内地。

“可是酒瓶是在海里找到的呀！”爵士说。

“难道他不能把它扔到入海的内陆河里吗？”巴加内尔反驳道。

“那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让我们上岸，沿着南纬 37°线向内地找。”

“事到如今，就让我们来一次横穿美洲大陆的探险吧！”爵士终于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。

爵士、少校和巴加内尔是探险队的当然成员。由于小罗伯尔的强烈要求，爵士答应也算上他一个。大副奥斯丁、水手穆拉第和威尔逊也被幸运地选中。

10月14日，远征队兵分两路：爵士率领探险队在陆地沿南纬 37°线横穿南美洲；孟格尔船长带领其他船员和女士们，把船开到南纬 37°线的阿根廷东海岸，准备接应探险队。

分别时，大家互相祝福，互道珍重。小罗伯尔拥抱了一下姐姐，便踏上了征途。

可怕的地震

几天后，高达 3600 多米的安第斯山挡住了探险队的去路。

为了不偏离南纬 37°线，探险队必须要翻越这座高山，而且必须沿着一条崎岖狭窄的小道

翻山。

快到山顶时，天色黑了下來。这时少校发现一个半截埋在雪里的土坯屋，快要冻僵的队员们立刻钻了进去。

队员们吃了些东西，正准备休息，突然听到一阵阵愈来愈响的野兽的奔跑声、吼叫声。

“是什么东西惊吓了它们？”爵士不安地说。

“这好像是地震或火山爆发的前兆。”巴加内尔似乎有点答非所问。

队员们累极了，很快合上了眼皮，爵士也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。一声巨响惊醒了爵士，他感到地在动、山在摇，小屋的土坯纷纷坠落。

“快起来！发生地震了！”爵士大喊大叫起来。

人们从梦中惊醒，抓起行李，跌跌撞撞的跑出了小屋。小屋接着就被震塌了。

天亮时，大地和高山静止下来，被震得头晕脑胀的人们恢复了神志。四周一看，发现队员中少了小罗伯尔！

“一定要找到他！”爵士下达了命令。

人们在树丛、山谷中整整找了一天一夜，仍不见罗伯尔的踪影。爵士失望的双眼投向了苍天。

“瞧！那是什么？”爵士叫道。

“一只兀鹰！”巴加内尔扶着眼镜回答说。

“不！不！”爵士发疯似的叫道：“那在鹰爪下晃荡的不正是小罗伯尔吗！”

少校用枪瞄准了兀鹰，忽听山谷对面传来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兀鹰被击中了。

队员们直奔兀鹰坠落处，从鹰爪下拉出了罗伯尔。

“他还活着！”爵士又惊又喜。

罗伯尔得救了，队员们才想到他的救命恩人。那人身材魁梧，手提一支长枪，正站在一个山坡上。

那人是个土人，名叫塔卡夫，以向导为业。爵士很快就决定雇用他，不仅是出于对他的感激，而且还因为他对巴塔哥尼亚高地和阿根廷草原的道路、河流了如指掌。

塔卡夫告诉爵士，两年前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曾俘虏了一个欧洲人，那个部落在阿根廷的科罗拉多河和内格罗河之间游牧，那个地区叫“潘帕草原”。

探险队员们满怀希望地向那草原进发了，一路上，塔卡夫和他的骏马“桃迦”领头。

“让我们去澳大利亚”

由于草原久旱无雨，河床都干涸了。探险队眼看就要断水了。

塔卡夫、爵士和罗伯尔外出找水。天黑时，他们被一大群红狼团团围住了，情况十分危急。

“我，快马，引开！”塔卡夫镇静地对爵士说。

“不，我去，我把罗伯尔交给你！”爵士大声地回答说。

正当他们俩争执不下时，罗伯尔飞身骑上了桃迦，向狼群冲去。他只留下一句“原谅我！”

爵士正欲去追赶罗伯尔，塔卡夫拦住了他。

“好马，好孩子，不用担心！”塔卡夫说。

天亮后，爵士和塔卡夫回到营地，罗伯尔正在那里迎接他们。

“我的好孩子！”爵士一下拥抱着小罗伯尔。

“这全仗桃迦啊！”罗伯尔谦虚地说。

探险队到达了草原之镇独立堡。城堡司令告诉队员们，那个被印第安人俘虏的欧洲人，根本不是苏格兰人而是法国人。

大家非常失望，尤其是罗伯尔，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。探险队只好作出去与邓肯号汇合的决定。

天下起了暴雨，草原上洪水泛滥。白浪滔天的洪水把队员们卷了进去，并以很快的速度向北推进。

正在绝望之时，一棵大树救了队员们的命。他们爬上了树顶，等待洪水的退落。

“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爵士又提到如何

寻找格兰特船长的话题。

“还是应该沿着南纬 37°线找，”少校坚定地说，“南纬 37°线还经过那些地方？”

“它穿过大西洋，经过好望角，横截澳大利亚……”巴加内尔一边掰着指头，一边说。

说着说着，巴加内尔突然大叫起来。

“我们都错了！全错了！格兰特船长根本就不在美洲，而在澳大利亚！”

巴加内尔的理由是，文件中的“austral”根本不应作“南半球”解，而是“Australie”（澳大利亚）的前半个字；“goine”这个词应该解释为“万分危险”（agoine）。

大家觉得巴加内尔的理由挑不出什么毛病，爵士也认为值得去试一试。

“愿上帝保佑我们。让我们到澳大利亚去！”爵士兴奋地说。

小罗伯尔为爵士的这个决定拼命地鼓掌。

在大西洋岸边，探险队终于同邓肯号汇合了。这时已是 11 月 13 日。

船员们为探险队的平安归来而感到高兴，但又为格兰特船长没有和他们一同回来而深感遗憾。

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灰心的巴加内尔对大家说：

“用不着担心，我们将在澳大利亚同格兰特

船长见面!”

塔卡夫和朋友们一一告别。他最后搂着小罗伯尔,说:

“孩子,你已经长大了,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你的父亲!”

一个叫艾尔通的人

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航行,邓肯号驶进了澳洲百努衣角港。可是,船的推进器已经损坏,必须送到墨尔本才能修好。爵士决定上岸寻找一些线索。

爵士一行人来到一个庄园。庄园主是爱尔兰移民,他热情地招待了爵士一行人,并告诉他们,他从没有听说过这一带有遇难的船只和船员。

就在这时,爵士一行人听到了另一个声音:
“格兰特船长如果活着,他一定在澳洲大陆上!”

“你说什么,艾尔通?”庄园主问道。

“主人,爵士,”这个叫艾尔通的人说,“我正是那只遇难了的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。”

爵士一行人欣喜若狂,一齐拥到艾尔通面前,向他提出了无数的问题。

艾尔通说,船是在 1862 年 6 月 27 日出事

的,当时他先被震出船外,不知道文件的事,他以为全船的人都遇难了。他本人被土人俘虏,今年10月才逃到这个庄园。

艾尔通从房间里取出了一份证书,上面有格兰特船长的亲笔签名,证书写道:

“兹任一级海员脱姆·艾尔通为格兰斯哥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。”

玛丽和罗伯尔噙着泪水,一遍又一遍地吻着父亲的名字。人们也完全相信了艾尔通这个人。

“你们应尽快赶到出事的地点。”艾尔通说。

“当然,”爵士说,“但我们的船坏了。”

“我们可以徒步从陆地上去呀!”巴加内尔建议道。

于是,新的探险队组织好了,新成员中有夫人、玛丽和孟格尔船长。探险队由艾尔通为向导,旅行工具是几匹马和一辆由6头牛拉的大车。

邓肯号交给大副奥斯丁负责,他将设法把船开到墨尔本去修理,在那儿等候命令。

12月23日探险队出发了。4天后,爵士的马的马蹄铁坏了。艾尔通自告奋勇地去找铁匠。

第二天,艾尔通带来一个铁匠,那人给马换上了带有叶痕记号的马蹄铁。艾尔通解释说,

这样容易找回一旦丢失的马。

麦克那不斯少校机警地感到艾尔通的可疑,但他又没有证据。他还注意到,那铁匠的手腕上有手铐的新鲜印痕。

一路上,探险队的安全受到了一股流窜犯的威胁。这股流窜犯四处作案,他们的头子是一个叫彭·觉斯的家伙。

1月11日,探险队离目的地吐福湾只有190公里了。艾尔通建议,让他到墨尔本去送信,把邓肯号开到吐福湾来接应探险队。

“那又何必呢?”少校对爵士说,“我们没有艾尔通不行。”

爵士觉得少校言之有理。

邓肯号去向不明

在随后的两天里,5头牛和6匹马莫名其妙地死了,只剩下1头牛和爵士的马。而这些牲口一直是由艾尔通负责喂养的。

“真可惜!”少校对艾尔通说,“要是所有的马都换上马蹄铁就好了!”

“为什么呢,少校。”艾尔通问。

“因为只有你钉过马蹄铁的马才没有死啊!”少校颇为感慨地说。

“那不过是巧合吧!”艾尔通回答道。